

大東書局印行

足本
胡林翼全集

讀史兵略

卷八 通鑑漢紀

益陽胡林翼纂

章帝建初元年

雁泉太守段彭等兵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會關龍已歿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固請迎恭請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上行吏士素飢臣發疏勒時尙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爲恭以下洗沐易衣冠上疏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前後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厲將帥一恭至維陽拜騎都尉詔悉罷戊己校尉及都護官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胡氏引章懷注謂「車師前王居交河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按卽今土魯番城也尉頭國今那林河南沖巴噶什布魯特游牧地）

五年

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辟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都善于寘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份之一耳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胡氏曰「南面以西爲右」）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延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

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慈轍可通，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建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旣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僂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一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徐幹上疏：「願奮身佐起。一帝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欲進攻龜茲，以爲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撫，與共合力。」帝納之。（按延耆，即焉耆，猶汗彌之爲拘彌，譯音無正字也。）

元和元年，帝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將兵八百人詣班超。超因發疏勒、于闐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

三年，燒當羌迷吾與弟號吾及諸種反，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宵烽火，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龍西太守張計放遣之。羌即爲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胡氏曰：「河北，遼西之北也。」歸義城，本漢所築，以招來諸羌之歸義者。）

疏勒王忠從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胡氏曰：「余按西域傳，靈帝建寧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兵討疏勒，攻損中城。」）遣使詐降於班超，超知其姦而僞許之。忠從輕騎詣超，超斬之，因擊破其衆，南道遂通。（按損中，損中說田形近，無從是正，今存疑。）

章和元年。護羌校尉傅育欲伐燒當羌，爲其新降，不欲出兵。乃募人關諸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更依迷吾。育請發諸郡兵數萬人共擊羌，未及會。三月，育獨進軍，迷吾聞之，徙廬落去。育遣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三兜谷，不設備，迷吾襲擊，大破之，殺育及吏士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隴西太守張紆爲校尉，將萬人屯臨羌。三兜谷，今碾伯縣西，起塔鎮土司。臨羌，今西寧縣地，皆屬西寧府。

羌豪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塞張紆遣從事河內司馬防與戰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譖使欲降，紆納之。迷吾將人衆詣臨羌，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首豪八百餘人，斬迷吾頭以祭傅育冢，復放兵擊其餘衆，斬獲數千人。迷吾子迷唐與諸種解仇，結婚交質，據大小榆谷以叛，種衆熾盛，張紆不能制。木乘谷在大河北湟水南，大小榆谷，今貴德廳東撒拉土司界。

是歲，班超發于窴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莎車，虜茲王發溫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窴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窴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胡氏曰：「班超時爲將兵，長史蓋西歸疏勒也。」可須夜散壁而發，陰緩所得生口。一胡氏曰：「使生口得歸，言將散去也。」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微于窴，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二年，北匈奴饑亂，降南部者歲數千人。秋七月，南單于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共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效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郡精兵，分道並出，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种，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救諸部嚴兵馬，唯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种，种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

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議欲從之。尙書宋意上書曰：「夫戎狄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彊者爲雄，弱者爲雌。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筭。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民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鈔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扞，魏魏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卽危矣。誠不可許。」會竇憲以事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冬十月乙亥，以憲爲車騎將軍，伐北匈奴，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胡氏曰：「北軍五校，屯驍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尉所掌宿衛兵也。」）

公卿舉故張掖太守鄧訓代張紆爲護羌校尉，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小月氏胡。（胡氏曰：「匈奴破月氏，月氏西徙，其餘衆保南山，不得去者，號小月氏。」）訓擁衛小月氏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衆羌，大動涼州吏民，命懸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卽解去。由是隴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圖我，曹令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大小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叔父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隴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胡氏曰：「秦威服四夷，故夷人率謂中國人爲秦人。」）掩擊迷唐於寫谷，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悉離散。（胡氏曰：「大小榆谷，杜杜曰：『大小榆谷，在漢榆中縣，今在蘭州五泉縣界。』按水經：『大小榆谷，在漢金城郡塞外，河水過大小榆谷北，又東。」

過河關縣北，又東過穴吾縣北，又東過榆中縣北。榆中縣與大小榆相去甚遠，杜佑說非。按胡氏說是。今西寧府貴德廳東撒拉土司地也。

和帝永元元年，迷唐欲復歸故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尙將之，縫革爲船，置於箬上，以度河，掩擊迷唐大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迷唐收其餘衆，西徙千餘里，詣附落小種皆畔之，燒嘗豪帥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訓練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修理塢壁而已。

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一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微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囂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前後且十上，衆皆爲之危懼。安隗正色自若。夏六月，竇憲耿秉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出滿夷谷，度遠將軍鄧鴻出稠陽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閭盤司馬耿夔耿种將南匈奴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洛山，大破之，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觀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衆，雜畜百餘萬頭。諸裨小王率衆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秉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遣軍司馬吳汜、梁貳、金帛、趙北單于時虜中乖亂，汜調及北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以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輒因說令修呼韓邪故事。單于喜悅，即將其衆與輒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禺疑王奉貢入侍，隨輒詣廣，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遣其侍弟胡氏曰關，關十三州志云：「廣渾縣有大道西北出雞鹿塞。」按在今河套，騰格里泊東北，西拉木倫河西岸，滿夷谷，胡氏云：「南單于庭在西河美稷後，劉鴻討遼侯，兵至美稷，逢侯乘冰度隘，向滿夷谷，可知在美稷西北。」按今河套，哈楚爾河北界也。稠陽塞，章懷謂「在勝州，銀城縣。」按即田五原郡，石門障之光稜塞也。稽洛山，疑三音諾顏左翼右旗，額布根山，私渠北觀海，疑鄂羅克泊，燕然山，在三

音諾顏族，今鄂爾哲圖都蘭哈拉山。西海，卽袁朋察漢泊。三音諾顏右翼中末旗。

二年，月氏求尙公王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一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蔥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使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三年，遭耿夔任尙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北單于旣亡，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衆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竇憲請遣使立於除鞬爲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由等以爲可許。袁安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已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稽翼，以積陛下。陛下深宜追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創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論譚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貳涉故事，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

四年，護羌校尉鄧訓卒，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羌胡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

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儵。儵歎息曰：「此爲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爲訓，立祠，每有疾病，輒詣禱求福。蜀郡太守華尚代訓爲護羌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既還，遣祖母卑缺詣尚，尚自送至塞下，爲設祖道，令譯田汜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遂反，與諸種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復寇金城塞，尚坐免。

五年，護羌校尉賁友遣譯使構難諸羌，誘以財貨，由是解散。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遂夾蓬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度兵擊迷唐。迷唐率部落遠徙，依賜支河曲。（按賜支，卽析支，今貴德廳西南和碩特左右翼中旗地。）

六年，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賈于無白自聞。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疎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徵。」帝下公卿議，皆以爲「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他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暴爲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賞賜，亦足以威示百蠻。」於是徽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僉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窮骨都侯喜爲等處并被誅，乃格殺安國，立師子爲單于。獨尸逐侯鞬單于南單于師子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濠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薁鞬曰逐王逢侯爲單于，遂殺略吏民，燔燒郵亭廬帳，將軍重向朔方，欲度塞北。九月癸丑，以光祿勳鄧鴻行車騎將軍，尋與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

郡國迹射，緣邊兵，爲桓校尉任尙，將爲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冬十一月，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解圍去，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四千餘級。任尙率鮮卑、烏桓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而還。《胡氏曰：「漢邊郡有牧師苑以養馬，此牧師苑城也。大城縣故屬西河郡。」按北牧師苑宜在偏關縣河外西南。大城塞在烏蘭木倫河西北。」

元年，燒當羌、迷唐率衆八千人寇隴西，帝塞內諸種羌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六夏長，詔遣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世副之，將漢兵羌胡共三萬人討之。尙屯狄道，世屯枹罕，尙遣司馬寇軒監諸郡兵四面並會，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洮，尙等追至高山，大破之，斬虜千餘人。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大夏今河州東南狄道，今爲州枹罕，卽河州治，皆屬蘭州府。洮南胡氏曰：「臨洮南山」是也。》

十四年，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郡兵擊滅之。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隴屬相曹鳳上言：「自建武以來，西羌犯邊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魚鹽之利，阻大河以爲固。又近塞諸種易以爲非，難以攻伐，故能彊大，常雄諸種，恃其拳勇，招誘羌胡。今者哀困，當緩環阻，亡逃棲翼，遠依發羌，臣愚以爲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上從之，繕修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後增廣屯田，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乃罷。《按隴屬今鳳翔府所屬縣西海郡，王莽立在今青海上。龍耆，胡氏曰：「卽龍支，今鄯州縣。」宋白曰：「本漢允吾縣地，以西縣龍支堆爲名。」按在今西寧府東，碾伯縣南，皋蘭縣西北也。」

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雖遣子勇隨安，急獻物入。」

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朝廷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上書曰：「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原，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歲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故妾敢觸死爲超求哀，乞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于方哀老之惠。」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超至雒陽，拜爲射聲校尉。九月，卒。超之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尙代爲都護。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處殘，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者失智，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得不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使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後竟失邊和，如超所言。（胡氏曰：「爲任尙徵還，漢失西域張本。」）

帝延平元年，鮮卑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勢難景，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遂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俱沒於陳。

詔以北地梁慄爲西域副校尉，謹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攻都護任尙於疏勒。尙上書求救，詔謹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慄未至，而尙已得解，詔徵尙還，以騎都尉段禧爲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城小，梁慄以爲不可固，乃譖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民固諫，白霸不聽。慄既入，遣將急迎段禧。趙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民並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慄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衆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龜茲乃定。（胡氏曰：「班超爲都護居龜茲，它乾城梁

「種非不健鬪，然終不能定西域者，徒勇而無策略也。」

安帝永初元年，初燒當羌豪東號之子麻奴隨父來降，居於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民豪右所搖役，積以愁怨。及王宏西迎段熲，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與俱，郡縣迫促發遣，羣羌懷遠屯不還，行到涇泉，頗有散叛。諸郡各發兵邀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奔潰。麻奴兄弟因此與種人俱西出塞，漢零與鍾羌諸種大爲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長懦，不能制。丁卯，赦除諸羌相連結謀叛逆者罪。（胡氏引續漢書曰：「鍾羌九千餘戶，在隴西臨洮谷。一隴道，隴坻之道也。」余按隴道今渭北諸山，在鍾羌之東北，銅鏡曠日人遙望之以爲兵也。）

二年，鄧騭使任尚及從事中郎河內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尚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羌衆遂大盛，朝廷不能制。隴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而轉運難劇。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先坐法輸作若盧，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方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掉手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爲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養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紵，然後言精銳，乘懈阻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仇報，犇北之恥雪矣。」一書奏，會樊澤上疏薦參，太后即擢參於徙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十一月辛酉，詔鄧騭還師，留任尚屯漢陽，爲諸軍節度。（余按平襄章懷以爲故襄武，今鞏昌府通渭縣。）

四年，謁者龐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騭然之，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郎中陳國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

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勦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此不可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爲塞。（胡氏曰：「隴西安定北地，皆涼州所部，涼州既棄，則三輔爲極邊。」）則圍陵單外，此不可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胡氏曰：「前書秦漢以來，山西出將，山東出相，秦時廉白起，魏時王莽，漢與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邽趙充國，狄道辛臧，賢皆名將也。丞相則蕭曹魏，鄧韋平，孔翟之類也。」）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蒙矢石於行陳，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今推而捐之，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恨，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飢敝，乘海內之虛弱，英雄相聚，量材立帥，驅氏羌以爲前鋒，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如此，則函谷以西，圍陵舊京，非復漢有此不可三也。（胡氏曰：「一見後北宮伯玉王國閭忠馬騰韓遂之變，卒如詡言。」）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也。（禹曰：「吾意不及此，徵子之言，幾敗國事。」）詡因說禹：「收羅涼州豪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鄧騭由是惡詡，欲以吏譴中傷之。會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繫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稭。稭曰：「君儒者，當謀議朝堂，乃在朝歌，甚者君愛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爲憂。」稭曰：「何以言之？」詡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舉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閔而已。」（胡氏曰：「詡欲用度外之人，以制羣盜，恐郡守循常，故以文縵縵之，故先以此言於稭。」）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

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誦爲饗會，悉貰其罪。（胡氏曰：「此三等人，皆惡少年，負宿罪者也，悉貰之，使入賊爲間。」）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裙，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縣境皆平。（虞詡收羅涼州豪傑之說，甚精。如使守令將弁降附營官，各薦縫材藝，不拘一途，不問出身，破資格而用之，則人有自奮之路，恥於爲非，而英雋旣拔，頑梗易除，上無遺賢，下無沈滯，勝於誅鋏遠矣。涼州，今甘肅府名。朝歌，今衛輝府淇縣西。）

先零羌復寇，中郎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以爲：「虜乘勝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門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刀，與勤俱死。

五年，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衆據上邽城。冬十二月，漢陽太守趙博遣客杜翳刺殺琦，封翳討姦侯。杜季貢、王信等將其衆據祁泉營。（按漢陽，前漢天水郡，今鞏昌府及秦州等地。上邽縣在秦州，祁泉營在秦州西北。）

六年，侍御史唐喜討漢陽賊王信，破斬之。杜季貢亡從，漢陽是歲漢陽死。子零昌立，年尙少，同種頗莫爲其計策，以季貢爲將軍，別居丁奚城。（丁奚城，胡氏以爲靈州縣，按在今甯夏府靈州。）

元初元年，詔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六所，皆作塙壁，設鳴鼓以備羌寇。（胡氏曰：「自太行北至恆山，限隔并冀，其間多有谷道以相通，茲於衝要之地，作塙壁以備羌寇。」按今澤州潞安一帶是也。）

二年，詔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雄超之子也。以左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督關中諸郡兵八千餘人，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並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爲杜季貢所敗，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杜季貢率衆僞降，鈞令右扶風仲光等收荒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散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冬十月，乙未，光等兵敗並沒，死者三十餘人。鈞乃遁還。龐參旣失期，稱病引還，皆坐徵下獄。鈞自殺。時度鎮將軍梁慄

亦坐事抵罪，校書郎中扶風馬融上書稱：「參、蔣智能，宜宥過責效。」詔赦參等，以馬援代參領護羌校尉。復以任尙爲中郎將，代班雄屯三輔。懷令虞詡尙曰：「兵，強則弱，弱則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爲便，若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尙即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於丁奚城，破之。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嶺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吏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胡氏曰：「詡知賊退遇水，必踰淺而度，因於其處設伏以待之。」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胡氏曰：「此嶠谷當在陳倉縣界，即今之大散關，非宏農灇池縣之嶠山也。詡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辨，數十里，燒石葺木，開漕船道。」余按勇士縣在蘭州府金縣東北，丁奚城在甯夏府靈州西南。嶠谷，胡氏說是，今漢中府鳳縣赤亭，胡以爲在武都者是，今階州成縣，即杜詩之赤亭也。

六年，初，西域諸國，既絕於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共爲邊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伊吾，今哈密。

永甯元年。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後部司馬，及敦煌長史索班等，遂擊走其前王，略有北道。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一出兵五千人擊匈奴，以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絕西域」。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詣朝堂問之。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於是開通西域，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盡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聞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違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封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取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所及。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張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尙書復問勇：「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旣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譚顯廷尉慕容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信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禦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須復有壹閉之微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此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大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

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而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勢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胡氏曰：「謂未能如勇計出屯樓蘭西也。然使盡行勇之計，亦未必能羈制西域，可者武帝通西域，未能盡臣屬西域也；及宣帝時，王莽降呼噤邪內附，始盡得西域。明帝使班超通西域，未能盡臣屬西域也；及竇憲破北匈奴，超始盡得西域。今漢內困於諸羌，而北匈奴游魂蒲類，安能以五百人成功哉？」

沈氏羌寇張掖，護羌校尉馬賢將萬人討沈氏羌於張掖，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餘虜悉降。時當煎等大豪飢五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復降張掖，殺長吏。胡氏曰：「馬賢於時爲健鬪，然觀其往來奔命，羌人輒議其後，賢不思所以制之之術，重以不恤軍士，宜其有射姑山之敗也。」

建光元年，燒當羌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校尉馬賢，海內不至，常有怨心，遂相結，共脅將諸種寇湟中，攻金城諸縣。八月，賢將先零種擊之，戰於枚菴，不利。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因脅將先零、沈氏諸種四千餘戶，緣山西走寇武威。賢追到鷲鳥招引之，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鷲鳥，今武威縣東南羌戎貴種，至今猶然。湟中，今西甯府北。

延光二年，北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璠上書曰：「

至在京師，亦以爲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蕭關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讎。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陳忠上疏曰：「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通。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可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費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幸武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補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威國滅土，非良計也。臣以爲敦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帝納之。於是復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按蒲類海今已爾庫爾泊，秦海今哈喇塔拉，額西柯泊皆在哈密北。昆侖塞今安西州西南，宜禾都尉所居，唐之瓜州常樂縣東也。柳中，胡氏曰：「在後部金滿城之北，去交河城八十里。」杜佑云：「唐平高昌，以田地城爲柳中縣。」按即今土魯番西，不在金滿城北也。）

三年，班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三綬，疑當作王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復通，還屯田柳中。

南單于檀死，弟拔立爲烏稽侯尸逐鞮單于。時鮮卑數寇邊，度遼將軍耿种與俱，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出塞擊之，還使屯列衝要，耿种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怨恨，大人呵族等遂反，脅呼尤徽欲與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漢家恩，甯死不能相隨。」衆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其衆亡去，中郎將馬翼與胡騎追擊破之。（胡氏曰：「衝要者，當敵之衝，邊之要地也。」）